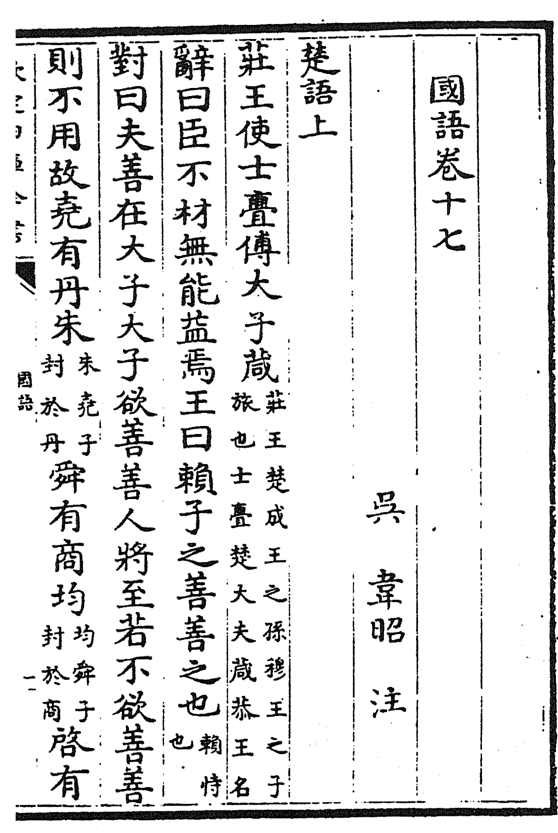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國語卷十七

吳　韋昭　注

楚語上

莊王使士亹傅大子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旅也士亹楚大夫葴恭王名）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朱堯子封於丹）舜有商均（均舜子封於商）啓有

五觀啓禹子也五觀啓子大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傳曰夏有觀扈湯有大甲大甲湯孫大丁之子不遵湯法伊尹不能正放之于桐文王有管蔡管蔡文王子周公凡也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奬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

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也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滌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也族類謂若惇

叙九族比義義之與比也若是而不從不見從也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

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風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

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最勉也多訓典刑

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

施舍以道之忠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

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

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

之事敬戒於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

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盡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明齊肅以耀之臨齊一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皃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宣徧也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興猶成也夫子踐位則退夫子大子退謙退也自退則敬自退則見敬也不則赧

振懼也不自退則恒憂懼

恭王有疾恭王大子箴也疾在魯襄十三年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辠也覆敗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保首領免刑誅也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禘祫當以主謚序昭穆從先君於廟堂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謚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

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頒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蔆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曰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

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譽之以為善也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少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參之子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辠而亡亡奔也康王以為湫舉遣之康王恭王之子康王

昭也湫舉奔鄭將遂奔晉鄭小而近故欲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蔡聲子蔡公孫歸生于家也唐云楚滅蔡蔡聲子為楚大夫昭謂蔡時尚存聲子通使於晉楚耳在魯襄二十六年遇之於鄭郊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使子得歸湫舉降三拜拜善言也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四馬曰乘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

子木子木屈建也傳曰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於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順說之辭言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忠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賢於楚大夫也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楚武王子文王弟王子善也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鬬班殺之在魯莊二十八年及三十年或譖王孫啓於成王啓子元子也成王文王子也或譖啓與父同辠王弗是是理也

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晉楚戰於城濮在魯僖二十八年遁逃退也王孫啓與於軍事謂先軫先軫晉中軍帥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子玉楚令尹得臣也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故唯東宮與西廣實來東宮西廣楚軍營名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畔舍子玉也若敖氏離矣若敖氏子玉同族離謂不欲戰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申公鬬班之子大司馬鬬克也王子燮為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

以伐舒師崇楚太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舒羣舒也燮及儀父施二師而分其室施鼻於二師二師潘崇子孔也室家貲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楚邑也傳曰初鬬克囚于秦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不得故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弗克而還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二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於王析公臣楚大夫也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覜東夏則析公之為也覜猶有也東夏蔡沈也傳曰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

其君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繞角之役在魯成六年昔雝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雝子楚大夫父兄同宗之父兄也王弗是雝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也在魯成十六年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欒書晉正卿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唐云族親族同姓也昭謂族族部屬也傳曰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時二子將中軍中軍非二子之親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簡易欒范之行示之弱以誘楚也傳曰欒范易行以誘之鄭司農以為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

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雖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面傷謂呂錡射其目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公子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取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子南夏徵舒之字也御叔蚤死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夏姬徵舒殺靈公楚莊王以諸侯討之而滅陳使子南戮於諸侯言為諸侯所戮在魯宣十一年莊王既以夏氏之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於襄老畀予也巫臣楚申公屈巫子靈也子反司馬公子側也襄老

楚連尹也初莊王欲納夏姬巫臣諫王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辠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王乃止將以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子反欲取之巫臣又難之卒以與襄老

襄老獲於邲晉楚戰於邲在魯宣十二年晉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以其尸歸二子爭之未有成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巫臣導夏姬使歸託以求襄老之尸恭王遣爲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使適齊至鄭遂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使其子為吳行人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申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

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見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復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不居言當奉命於它國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軫車後橫木也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回車於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不然

不來矣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 倍其室益其家也 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靈王為章華之臺 靈王楚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 伍舉椒舉也椒邑也 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 安民以為樂 以能安民為樂 聽德以為聰 聽用有德也 致遠以為明 能致遠人也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為美 形謂丹楹鏤謂刻桷 而以金石匏竹之昌

大囂庶為樂金鐘也石磬也匏笙也竹簫管也昌盛也囂讙也庶衆也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察審也清濁宮羽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楚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相導也華元宋卿華御事之子右師元也駟騑鄭穆公之子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

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 敗廢民之時務 百官煩焉 為之徵發 舉國留之 留治之也 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 啓疆楚卿薳子也魯侯昭公也事在昭七年 懼之以蜀之役 蜀魯地魯宣公使求好於楚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至成公即位受盟於晉楚子怒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使孟孫賂楚以請盟在魯成二年 而僅得以來 僅猶劣也 使富都那豎贊焉 富富於容皃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 而使長鬣之士相焉 長鬣美須顩也 臣不知其美 言取美好不尚德也

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德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為美）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安得獨肥言將有患）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騷愁也離畔也邇境內遠鄰國也）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為官正（正長也）而以伯子男為師旅（帥師旅也）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

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蒿耗也遠心畔離也）其為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為臺榭也（積土曰臺無室曰榭）榭不過講軍實（講習也軍實戎士也）臺不過望氛祥（凶氣為氛吉氣為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度謂足以臨見之）臺度於臨觀之高（足以臨下觀工使屋樹不蔽目明而已）其所不奪穡地（稼穡之地）其為不匱財用（為作也）其事不煩官業（業事也）其日不廢時務（以農隙也）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不害穀土也磽确也）城守之末於是乎用之（城守之餘然後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暇閒）

也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隙空閒時也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謂經度之立其基址也天子曰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攻治也不日不程課以時日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亟疾也子來如子為父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域也麀牝鹿也攸所也視牝鹿所伏息愛狩任之類也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也臺所以望氛祥而備災害榭所以講軍實而禦寇亂皆所以利民也不知其以匱之也知聞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為之正以為得事之正楚其殆矣殆危也靈王城陳蔡不羮三國楚別都也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

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西北有不羹亭襄城西北有不羹城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僕晳父也范無宇楚大夫芋尹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禮地方十里為成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三國各千乘其地三千成也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魯桓十五年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檀伯子元也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

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雝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公子鍼之邑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叔段圖篡莊公不克出奔在魯隱元年封國也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魯莊公十四年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衛獻公獻公奔齊在魯襄十四年宋蕭蒙實殺昭公昭公兄鮑殺昭公而立在魯文十六年魯弁費實弱襄公襄公十年季武子卑公室作三軍而自征之二十九年又取弁以自予齊渠丘實殺無知魯莊公八年無知殺襄公而立九年雝廩殺之晉曲沃

實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為賊於絳在魯襄二十三年秦徵衛實難桓景公子鍼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難謂僖逼也魯昭元年鍼奔晉其車千乘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皆見記錄於諸侯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辨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

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服物之宜也夫邉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止也䖟蠭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䖟小曰蠭不能掉尾益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畔也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惕惕懼也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虚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宇故鄭大夫子然之子然丹也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羮人納棄疾而殺靈王城後三年在魯昭十三年棄疾

恭王子靈王弟平王也靈王為無道棄疾入國為亂三軍畔之於乾谿王自殺言殺者王之死由三國也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九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于

師長士師長大夫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戒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誦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常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事戎祀也瞽樂太師掌詔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於是乎

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君云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敘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曰叡作聖諡法威強叡德曰武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慉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侍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治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天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録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武丁高宗也聳敬也至通也通于神明謂夢見傅説以入于河遷于河内自河徂亳從河内往都亳也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闇也思道思君人之道也書曰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言乃雖 卿士患之 患其不言 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 稟受也 武丁於是作書 以書解卿士也賈唐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 類善也茲此也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 思賢 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 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 公上公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 使磨礪己也 若津水用女作舟 喻遭津水 若大旱用女作霖雨 大旱自此苗稼也雨三日以上為霖 啟乃心沃朕心 啟開也以賢者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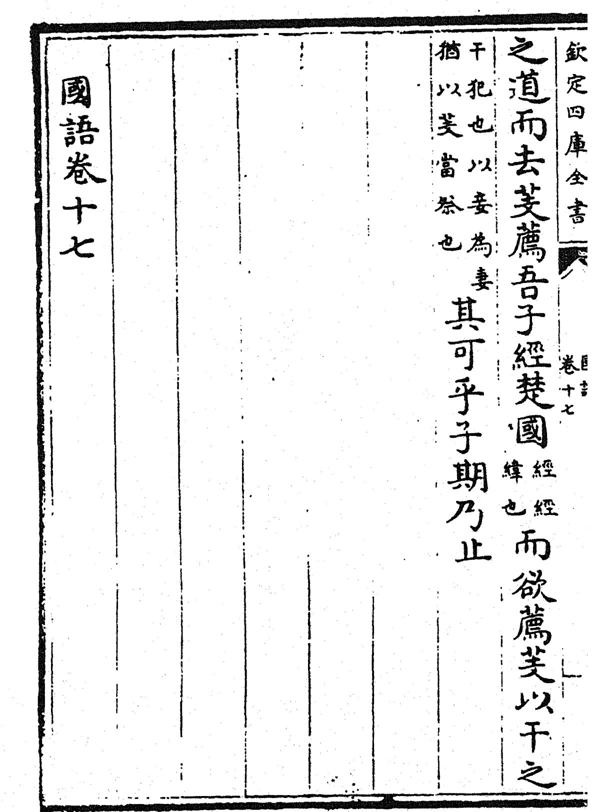
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若武丁之神明也通於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也乂治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保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

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備滿也地方百里曰同方欲美之故尤小焉而至於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為政不躬親之則衆民不信也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憖猶願也寘置也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今象出徼外其三獸則荆交有焉巴浦地名或曰巴巴郡浦合浦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谿楚東地名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子西之弟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嫡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筓之其可乎愿慤也筓內子首服衡筓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

謚（違厲以為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魯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師敗，平王傷目，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乃宵遁，子反自殺）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君子曰：從而逆。（從從欲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



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經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妾為妻猶以芰當祭也其可乎子期乃止

國語卷十七

國語卷十八

吳 韋昭 注

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昭王楚平王之子昭王熊軫也觀射父楚大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絶地天通謂少皡之末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絶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

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通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

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後之次也春秋躋僖公謂之逆祀齊敬之勤齊莊也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崇飾也忠信之質質誠也禋潔之服潔祀曰禋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祝太祝也掌祈福祥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名姓謂舊族若伯夷炎帝之後為堯秩宗生嘉穀非卵之屬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彝六彝器俎豆量大小也次主之度疏數之度屏攝之位周氏云屏者并攝主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分別尊卑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壇場之所除地曰場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所自出也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宗宗伯也掌祭

祀之禮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謂降福祥不為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困匱於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

無有嚴威〔齊同也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爲〔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爲所爲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壽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頊氏作受代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紹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後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下也禦謂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體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子期祀平王 子期楚平王之子結也平王恭王子昭王父也 祭以牛俎於王 致牛俎於昭王 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 王感俎肉而問牲何所及 對曰祀加於舉 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 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 大牢牛羊豕也 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貢 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 特一也 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 少牢羊豕 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 特牲豕也 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

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 角如繭栗郊禘祭天也 烝嘗不過把握 握長不出把者 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

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備物體具而精潔者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一而潔二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氏姓也千品姓有徹品十為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也明德以昭之昭昭孝敬也和聲以聽之中和之聲使神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至神至也休慶也毛以示物物色也血以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

捘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捘誠於神也捘毛取血獻其備物也齊潔也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肅疾也承奉也王曰芻豢幾何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鷄鶩之屬浹日十日也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已止也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昭孝養使民蕃息也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氣志氣也縱放也底箸也底則滯滯久不震滯廢也震懼也言無祭祀則民無所畏忌無所畏忌則志放縱志放縱則遂廢滯難從恐懼也生乃不殖生人物也殖長也不長神不降以福也是用不從不從上令其生不殖不可以封

封國也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曰類日祭于祖考月薦于曾高時類于二祧歲祀于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卿大夫舍月有時祭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品物謂若八蜡所祭猫虎昆蟲之類也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三辰日月星也祀天地謂二王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祖王父也日月會于龍豵豵龍尾也謂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日月合辰于尾上月令曰孟冬日在尾土氣含收含收收縮萬物含藏也天明昌作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是月純坤用事百嘉備舍嘉善也時物畢成舍入室也羣神頻行頻並

也並行欲求食也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烝冬祭也嘗嘗百物也月令孟冬大飲烝傳曰閉蟄而烝百姓夫婦擇其令辰辰十二辰也奉其犧牲禋潔敬其齍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也子姓衆同姓也從其時享虔其宗祝宗主祭祀祝主祝祈也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合會也比親也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弭止也苛虐也殄覆也止覆謂解怨除恨之辭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合結也謂於此更申固之億其上下億安也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

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王后必自舂其粢器實曰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刲刺也擊殺也夫人必自舂其盛在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帥后舂之王后親繅其服服祭服也祭義云夫人繅三盆則王后其一盆與周語曰王耕一墢班三之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攝持也舍廢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

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端立端之服也冕大冠也監視也不違心謂心思端正服則端正也）玉帛為二精（明潔為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乾稱剛健故武）地事文（地質柔順故文易曰坤為文）民事忠信（以忠信為行）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官百（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官也）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質有賢質也能言能言其官職也）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司馬太史之屬是也）姓

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謂一官之職其寮屬徹於王者有十品百官故有千品也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五物謂天地神民類物之官也臣之臣為陪屬謂有寮屬轉陪貳相佐助復有十等千品故萬官也官有十醜為億醜醜類也以十醜承萬為十萬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以萬萬為億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食兆民耕而食其中也天子曰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經常也常入征稅也

鬭且廷見令尹子常鬭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

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貨珠玉之屬自然物也貨馬多則養求者衆妨財力也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供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鬭子文三舍令尹子文鬭伯比之子於菟也舍去也無一日之積積儲也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頵也於是乎每朝設脯

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糗寒粥也筐器名也羞進也至于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封也勤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莊王成王孫也若敖氏子文之族也魯宣四年子文之弟子鬬椒為亂莊王滅若敖氏之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鄖公是

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羸瘠也言日日又甚四境盈壘盈滿也壘壁也言壘壁滿於四境之內道殣相望道冢曰殣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成成王穆王商臣之父也欲殺商臣而立其弟職商臣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遂

自殺踰掌也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靈王不君罷弊楚國三軍叛之如行人之遺棄其迹也〕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待猶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柏舉楚地隨漢東國也初蔡昭侯朝於楚子常欲其佩唐成公亦朝焉子常欲其驌驦馬二君不予而留之三年後予之乃得歸歸與吳伐楚大敗之在魯定四年奔隨自郢奔隨也〕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吳人闔閭也出奔隨也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也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

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子西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平王之子昭王之庶兄令尹公子申也故猶意也

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悛改也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於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舋則念前敗也

王乃見之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令尹子文玄孫之孫蔓成然之子鬭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立平王王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行不為外內易行不為豐約舉豐盛也約衰也舉動也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有讎敵敵體也非是不讎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讎之為若皆讎君則何上下之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别故懼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詩云曾不崇朝與哀殯喪塗木曰殯於是有歎其餘則

不君子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政德過於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志戰克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

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定公晉頃公之子午也簡子趙鞅也鳴玉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上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言以賢為寶不以寶為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敘次也以物事也以

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説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楚有雲夢藪澤名也連屬也水中之可居曰洲徒其名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龜所以備吉凶珠所以禦火災角所以為弓弩齒象齒所以為弭皮虎豹皮也所以為茵鞬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也所以為旌毛旄牛尾所以注竿首賦兵賦虞度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享獻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能媚於神故皇神相之皇

太也相助也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

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玩弄之物圉

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

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

以憲臧不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

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譊謂若鳴玉以相楚雖蠻

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謂得志也偪偪上也偪則懼貳偪則懼誅故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貳將見誅絕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初費無極為太子少師無寵

太子取於秦而美勸王納之遂譖太子曰建將叛太子奔鄭又與晉謀鄭鄭人殺之勝奔吳在魯哀十六年

沈諸梁聞之沈諸梁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寘置也傳曰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誠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為直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復言而不謀身展也復言言可復不欺人也不謀身不計身害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外愛人不計終身也以謀蓋

人詐也（葢掩也）強忍犯義毅也（強強力也恐恐犯義也）直而不顧不衷也（不顧隱諱）周言棄德不淑也（取周其言而不以德）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潔（狷者直己之志不從人也不潔非潔行也）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悛德（悛改也）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復復其前言也）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帥帥衆也）其周也足以葢之（言其周密足以覆葢其惡也）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

之怨者皆不在矣怨謂譖太子費無極之徒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速疾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既能得入而曜之以大利曜示也不仁以長之長其利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讎之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釁隙也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主此禍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大寵令尹司馬也動而得人愛故得人怨而有術父死而怨故有術也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言綏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

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靖安也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已生疾害諭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猶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

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

蕃籬壁落也閑闌也

是之為日惕

惕懼也

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

若敖氏莊王所滅鬭椒也子干子晳恭王庶子公子比公子黑肱也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

安用勝也其能幾何

言危不久

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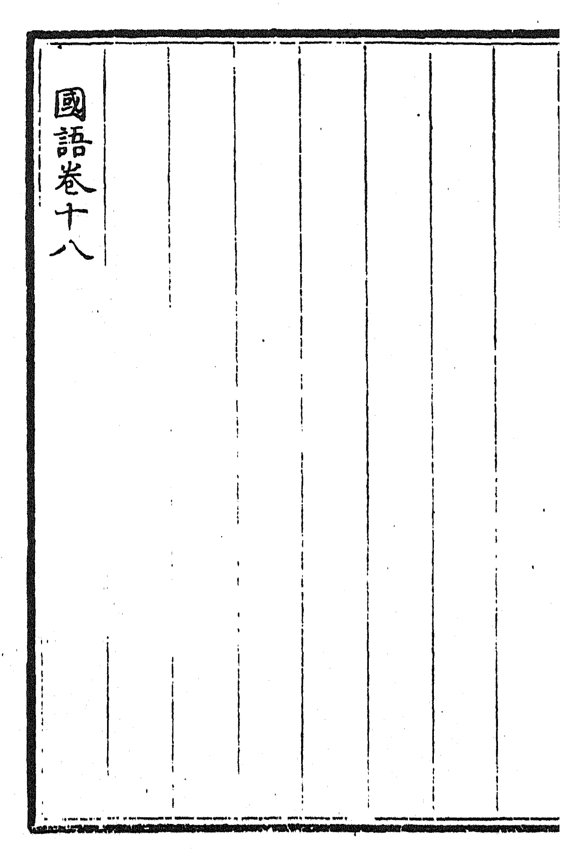
騶馬繻齊大夫也胡公齊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

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

戕殘也歜職皆齊臣懿公齊桓公之子商人也為公子時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

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魯文十八年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殺公而內之竹中晉長魚蟜殺三郤於榭長魚蟜晉大夫也殺三郤錡犨至也犨與蟜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蟜嬖於厲公譖而殺三郤于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圉人養馬者子般魯莊公太子次舍也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鞭之莊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子慶父通于夫人夫人欲立之慶父使犖賊子般于黨氏在魯莊三十二年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瞍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難也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議好尚勝人也

不從遂使為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蔡故蔡國楚滅之葉公蕪而治焉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請伐鄭以報父讎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與之盟白公怒遂作亂殺二子於朝在魯哀十六年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蕪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于葉塟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為塟之



國語卷十八

謹案卷十六第一頁後六行薛任姓刋本任訛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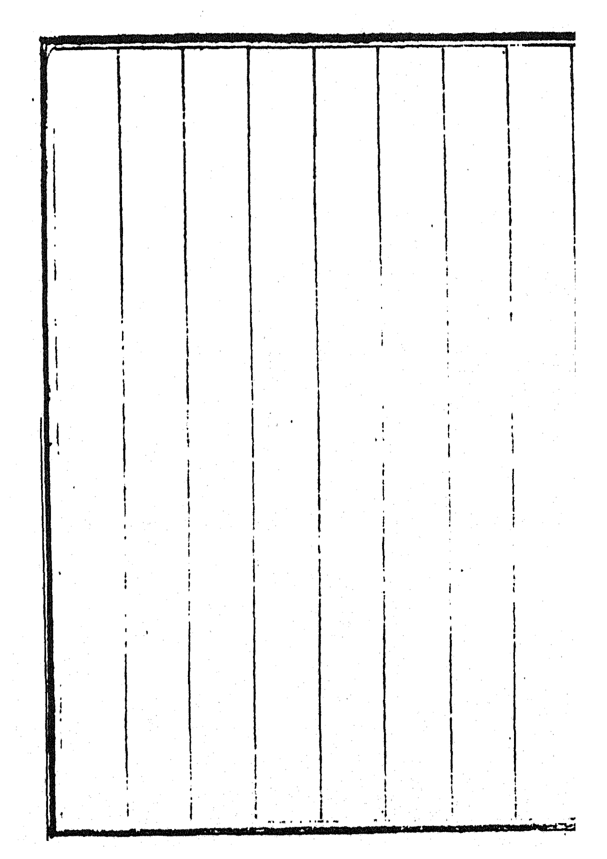
據别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當宣王時而生刋本脱時字據宋

本增

第十頁前七行則其亡非平王時也刋本脱非字

據别本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生臣王嘉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國語卷十九

吳　韋昭　注

吳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夫差泰伯之後闔廬之子姬姓也勾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敗之於檇李闔廬傷而死後三年夫差伐越報檇李也越逆之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也獻進也曰夫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也庸用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魯昭二十年奢誅于楚員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而敗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捍也言申胥華登善用兵衆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效之勝未可成成猶必也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關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戎兵也約卑也成平也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侈大也吾以卜之於天天

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勾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布陳也幣玉帛也顯猶公露也）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見禍於天得罪謂傷闔廬也言天王尊之以名）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勾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宥寬也）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使白骨生肉德至厚也）孤不

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勾踐申禍無良申重也良善也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遠邑稱鄙言吳侵越之邊垂心懷恐恨也以重得罪於下執事重得罪謂報見侵也勾踐用帥二三之老家臣稱老言此謙也親委重罪頓顙於邊委猶歸也邊邊境也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察理也屬會也殘伐謂隳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樂寇之號令勾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一人晐備也姓庶姓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

匜以隨諸御槃承盥器也晉語曰奉匜沃盥御近臣宦豎之屬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豈能辱意裁制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征稅也此亦天子征稅諸侯之禮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封殖以草木自喻壅本曰封殖立也明顯也聞於天下言天下備聞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拂絶也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兵甲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股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也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離畔也落殞也憔悴瘦病也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

孰曰長炎炎炎炎進皃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喻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

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裕饒也）其民殷衆（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戚猶惕也間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疥癬在外為害微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壤地接而越脩德也）王盇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鏡見形而已書曰人無于水鑑當于民鑑昔楚靈王不君不得為君之道其臣箴諫以不入入受也乃築臺於章華之上章華地名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魯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不脩方城之內方城楚北山踰諸夏而圖東國諸夏陳蔡也東國徐夷吳越也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魯昭六年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次于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國亂中外叛潰事在魯昭十三年王親獨行屏營仿偟

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楚邑闈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芋尹無宇之子也傳曰王沿夏將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弗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闈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傳曰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鮌禹之功王夫差也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脩鮌之功而高高下

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都國也鄙邊邑也荐重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有離畔也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傾傷也言衆獸羣聚其中一个被矢則百羣皆走以言吳民臨陳就戰或小有傾傷亦復然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夫差十二年魯哀十一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傳曰獲齊國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奚斯吳大夫釋解也以言辭自解歸非于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役兵也汶齊水名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國子齊卿國書也犯陵也獵震也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下國吳自謂也言天若不知有辠何以使吳國勝齊也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

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其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于荊謂敗楚于柏舉昭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猶靜也逸樂也而處以念惡處居也居則念為惡於吳國出則罪吾衆罪吾衆謂吳民離矣體有所傾之屬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也以妖孽吳國妄為妖言越當襲吳也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實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劒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播放也鮐背之

耇稱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孩幼也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莫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紂之百克是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克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卹其民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復為楚所敗也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

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鴟夷革囊）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謂後年不至於熟而北征也夫差以哀十一年殺子胥十二年會魯于橐皋）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闕穿也商宋也）北屬之沂（沂水名出泰山蓋南至下邳入泗）西屬之濟（濟水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黃池地名晉公午晉定公也黃池事在魯哀十三年）於是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二子越大夫）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循海而逆入

於淮以絕吳王之歸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郊也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反越子伐吳吳距之獲太子友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江吳江也或以有淮字誤耳以襲吳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雄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雄吳大夫也齒年也不以年齒對雄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正適也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

宋今睢陽徐今大徐夷淮夷也將夾溝而㢋我旁擊曰㢋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不能待見天子去之不忍若越聞俞章俞益也吾民恐畔必會而先之先使吳先歃也王乃步就王孫雄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雄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以濟事欲決一計求先晉也濟成也王孫雄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貴於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

富以長沒也與我同 長老也沒終也 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 遷轉退也絕慮道遠也 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 言晉不能以死與我爭 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勇而有謀正謂今時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 挑晉求戰以廣大民心示不懼也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 朋羣勉勵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使有闘心也 勸之以高位重畜 重畜寶財 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 備具也 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 推先我也 我既執諸侯之柄 為盟主故執柄 以歲之不獲也無有誅焉 獲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 而先罷之 罷遣諸侯令先歸也 諸侯必說 說喜也 既

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日留惕疾也留徐也以安步王志步行也必設以此民也封於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設許其勸勉者以此民封之於江淮閒以恐之必速至也吳王許諾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秣粟也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為一行百行為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二君皆云官帥大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為士周禮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後司農以為稽計

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子產謂子南曰子晳上大夫汝嬖大夫建旌提鼓析羽為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也將軍命卿也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為常鼓晉鼓也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為之楹而樹之為萬人以為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四方也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為旂素甲白甲也矰矢名以白羽為衛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為旗此王所帥中軍左軍亦如之亦如中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之屬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

望之如火鳥隼曰旗尚赤左陽也丹彤也朱羽染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尚黑右陰也為帶甲三萬帶甲衿鎧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錞于鐲非也錞于與鐲各異物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釦讙呼也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請問也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偃匿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

故敢問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徒步也遽傳車也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億安也負恃也安恃其衆而不用征伐戎翟楚秦卑周故也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弟言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而征伐同姓兄弟之國謂魯衛之屬或云謂晉滅虞虢韓魏然滅虞虢韓魏皆在春秋之始非所以責定公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

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壁落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賈唐二君云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乃皆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賈唐二君云剄剄也酬報也將報客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行軍士用命也昭謂魯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王使罪人自剄以誤吳故夫差效之董褐既致命致命於晉君乃告諸趙鞅趙鞅晉正卿趙簡子也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類似也傳曰肉食者無墨今吳

王有墨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反畔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也主其許之先無以待危主趙鞅也然而不可徒許也徒空也不空許宜有辭義趙鞅許諸晉乃令董褐復命曰寡君未敢觀兵身見觀示也使褐復命曰曩君之言曩向也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謂不朝貢也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貞正也龜曰卜以火發兆故曰陽言吳欲正陽卜收復文王武王之諸侯以奉天子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孤以下晉辭也密比也邇近也訊讓日至訊告也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

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此晉述天子告讓之言也同姓元侯曰伯父吳伯父吳先君也不失四時必率諸侯脩朝聘之禮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今謂夫差也虞度也言夫差有蠻荊之備廢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休息也周公周之太宰諸侯之師也君有蠻荊之虞故命晉以禮佐助周公與兄弟之國相見令朝聘天子息君憂周之憂也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掩蓋也淫猶僭也名號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者喻禮防雖短不可踰也室雖卑不可僭也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姬姓而自僭號況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為乎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

受賜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也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長先也弟後也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已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也徒師步卒也郛郭也託為過賓而焚其郭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

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共承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赦也被甲帶劒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之戰在魯定四年毒暴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舍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郢楚都也王總其百執事賈侍中云王往也百執事百官也昭謂王闔廬也賈君以為告天子不宜稱王故云往也下言夫概王不避天子故知上王為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祭祀也其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概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昆兄也夫概王闔廬之弟也傳曰夫概王先歸自立故不能定

楚而歸今齊侯任不鑒于楚任齊景公孫悼公之子簡公任也不鑒不以楚敗為鑒戒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說云謂齊納欒盈以伐晉昭謂兄弟魯也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齊別都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書云簦夫須也昭謂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雨艾陵之戰在上傳曰三月克博至于嬴是也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后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至於穀孰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

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答曰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周王景王子敬王丐也紹繼也享獻也繼先王之禮獻我一人我心誠嘉之也）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說云謂民流厲王於彘也昭謂子朝篡立敬王出奔民成周之民助子朝者）余心豈忘憂卹不唯下土之不康靖（不但憂四方乃憂王室也）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并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女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倡謀

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既罷弊其民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之言者今吳民既罷罷勞也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蠧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員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蠃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蠃蚌蛤之屬濱涯也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怨誹也我蔑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遠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

也若事幸而從我（言從我而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吾用禦兒臨之（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之）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勾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

包胥辭曰不知讓也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良善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政惠所行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飲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

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脩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專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稅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言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

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勾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皐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命告也）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勾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阿曲從也）大夫舌庸乃進對曰

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説云別物善惡昭謂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辯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審密不可攻入也大夫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聲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命有司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國門城門也王乃令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三君云告不任兵事也昭謂告者謂有善計策及職事所當陳白者不任兵事則下所謂眩瞀之疾筋力不足

（以勝甲兵者告是也）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不審謂欺詐不實也）過及五日必審之（使熟思計之也）過五日道將不行（道術也過五日則晚矣軍當出也故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閉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說云檐屋外邊壇也唐尚書云屋名也昭謂檐謂之樀樀門戶

掩陽也王命大夫曰食士不均地之不脩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脩墾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示憂戚無飾也王乃之壇列壇在野所以講列士衆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軍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金玉之環瑱塞耳問遺也通行賂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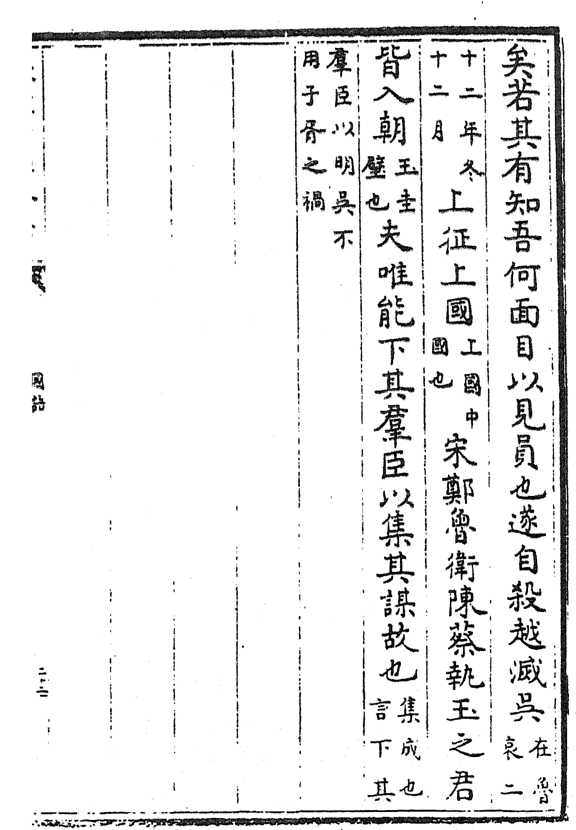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轉入也）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沒而父母之世（沒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

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 若汝也已止也 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和 上下皆和也 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 果勇決也 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 處止也 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 鬻賣也 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 江松江去

吳五十里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在魯哀十七年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潛嘿也涉度也

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軍敗奔走曰北北古之背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三戰笠澤也沒也郊也）乃至于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譏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

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命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 長久也 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 寓寄也 其與幾何 言幾何時 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 達致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 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夫婦各三百人以奉之在所安可與居者 夫差辭曰天既降禍于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 說告也 曰使死者無知則已



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吴在魯哀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玉圭璧也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羣臣以明吴不用子胥之禍

國語卷十九

國語卷二十

吳 韋昭 注

越語上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會稽山名在今山陰南七里吳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保于會稽在魯哀元年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號令三軍而言父兄昆弟者方在危亂親而呼之也國子姓言在衆子同姓之列者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

鄉
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
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麤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
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
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
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勾踐曰苟得聞子
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
吳傳曰使種因吳太宰嚭以求成也曰寡君勾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
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

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禽虜沉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言赦越罪是得帶甲萬人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寧安也言

戰而殺是萬人與安而得越國二者誰為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環繞也三江吳江錢塘浦陽江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吳之計不可改易也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說云吳是時未知以車戰申公巫臣使其子狐庸敎之昭謂狐庸敎吳習成公時也至此哀元年歷五公矣非未知也吳地勢自習水耳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

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上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太宰嚭以求免也嚭吳正卿故楚大夫伯州犂之子也魯昭元年州犂為楚靈王所殺嚭奔吳唐尚書云平王殺之非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成平也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更改

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甲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勾踐之地南至于勾無（今諸暨有勾無亭是也）北至于禦兒（今嘉興語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是也）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大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境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命壯者無取

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禮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犬陽畜知擇人豚主內陰類也）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餼食也）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禮父為適子喪三年）支子死三月釋其政（支子庶子）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稟食之也）其達士潔其居（潔其館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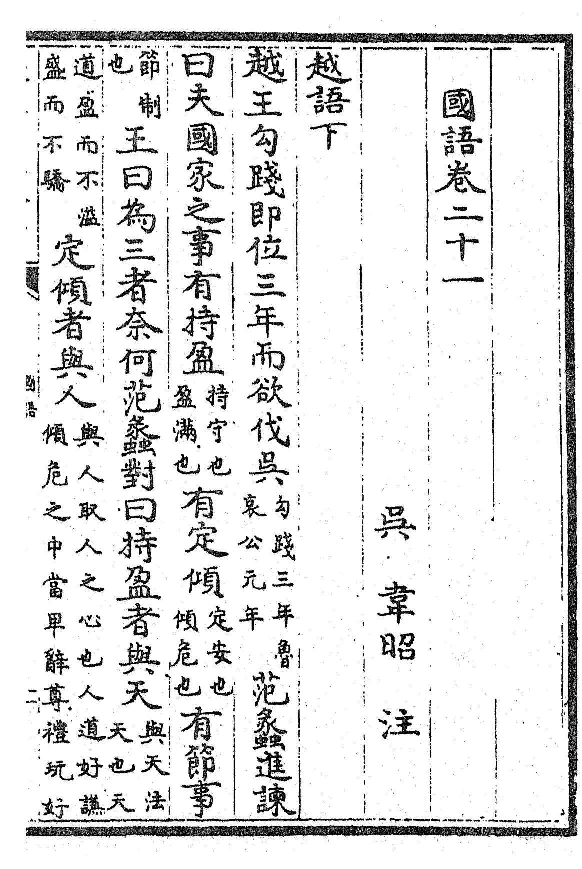
其食稟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

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勾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少恥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言多也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億有三千所謂賢良也若今備衛士）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匹夫輕儳徼功要利者）欲其旅進旅退

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離伍獨進也退則無恥不畏戮辱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又敗之於沒沒地名在哀十九年又郊敗之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勾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與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

請達王甬句東甬甬江句句章也達王出之東境吾與君為二君乎待之若二君然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言已年長於越王覺差一飯之間欲以少長求免也君若不忘周室而為敝邑宸宇宸屋霤宇邊也言越君若以周室之故以屋宇之餘庇覆吳也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舍也遂滅吳

國語卷二十



國語卷二十一

吳　韋昭　注

越語下

越王勾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勾踐三年魯哀公元年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玩好

女樂尊之以名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之屬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縱弛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大也不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悠畔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國未富實而君意溢也未盛而驕道化未盛而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動勞而自大其功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兵未有天災而欲伐之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

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德尚禮讓勇則攻奪兵者凶器也言害人也爭者事之末也言賢者脩其政德而遠方附事之德不行然後用武故曰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也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始以伐人人終害之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故濫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五湖今太湖也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

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與人奈何（已在傾危故先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也）玩好女樂（玩好珍寶也女樂謂士女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不已謂不釋也）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

之委歸也屬附也管籥取鍵器也月令曰脩鍵閉慎管籥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以魯哀元年棲會稽吳與之平而去之勾踐改脩國政然後卑事夫差在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此則魯哀五年也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欲更修政故問節事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事不失為一不偏也不失不失時也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受其

名受其功名也利謂萬物終歸於地也美惡皆成以養其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自若以處若如也自如無妄動也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不先唱待其來而就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功農穡絲枲之功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貨財曰府米粟曰倉民衆殷殷盛也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曠空也梯階也無令空田廢業使之因之以生怨亂為禍階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閒時天時事人事也反還也閒隙也時還則非在越而異事有釁隙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

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

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

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勸事

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也五穀睦

熟民乃蕃滋睦和也蕃息也滋益也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

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

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朔三光贏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

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雖強盛行不以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唐尚書云言無

德 行虐習以為常昭謂德有所懷柔及爵賞也虐謂有所斬伐及黜奪也以為常以為常法也 死生因天地之刑 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亦是也 天因人 因人善惡而福禍之 聖人因天 天垂象聖人則之 人自生之天地形之 形見也見其吉凶之象 聖人因而成之 因吉凶以誅賞 是故戰勝而不報 敵家不能報也 取地而不反 不復反敵家也 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 為治國也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 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 曰先

人就世不穀即位先人允常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也彊索者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弗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復見滅是也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

王之吳也王若蚕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

王曰諾

又一年及國五年魯哀十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樂聲色也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優謂俳優也憎輔遠弼相道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聖通也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賈唐二君云解骨子胥伏屬鏤也昭謂是時子胥未死解骨謂忠良之臣見其如此皆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轉相將望無復相非以不忠正者也偷苟且也對曰人事

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子胥數諫王不聽知吳必亡使子於齊屬其子于鮑氏王聞之賜之屬鏤以死在魯哀十一年）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二年（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饑困愁怨之事未盡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參三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新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支猶堪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事尚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

此者示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不以為意必不脩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怨望於上而天又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至十七年三月越伐吳也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

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吳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不忍其恣也）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贏縮進退也轉化變易也）天節固然（固然有轉化也）唯謀不遷（謀必素定不可遷移）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謂若黃帝湯武也）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以為常隨其贏縮紀猶法也四時有

轉運用兵有利鈍也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是也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極至也究窮也無過天道之所至窮其數而止也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皇皇著明也常象也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明謂日月盛滿時也微謂虧損薄蝕時法其明者以進取行其微時以隱遁陽至而陰陰至而陽至極也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隨其運轉虧盈晦明之常也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後動先先動也用陰謂沉重固密用陽謂輕疾猛厲近則用柔遠則用剛敵近則用柔順示之以弱遠則抗威厲辭以亢禦後無陰蔽先無陽察後動者泰舒靜為陰蔽也先動者泰顯露為陽察也用人無

埶往從其所埶射的也無埶無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為制不豫設也故曰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言敵以剛強來禦已其陽節未盡尚未可克故曰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勿與之戰也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彼有災變則可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言雖有災民尚逸飽則也未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彼陽勢已盡而吾陰節盛滿則能奪之也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先動為客於時宜為人客剛強力疾陽數未盡雖輕易人猶不可得取也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時宜為主人安徐重固陰數未盡雖柔不可困迫也凡陳

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陳有牝牡使相受也在陰為牝在陽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晏晚也周旋無究究窮也無窮若日月然也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言吳陽勢未盡未可擊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魯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姑蘇宮之臺也在吳閶門外近湖或云賢賢妃良貨唐尚書云重祿寶璧昭謂賢良親近之士猶越言君子齊言士也吳語曰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賈侍中云重祿大臣也使王孫雄行成於越雄吳大夫王孫姓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使越棲於會稽時也今君王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因天時以為功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期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故復反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近五年遠十年或二十年也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先人詩人也執柯以伐柯其法不遠以言吳昔不滅越故有此敗此戒亦不遠也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俞益也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

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十年不收於國勤身以謀吳也）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冀望也易望已不勤難也）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提挈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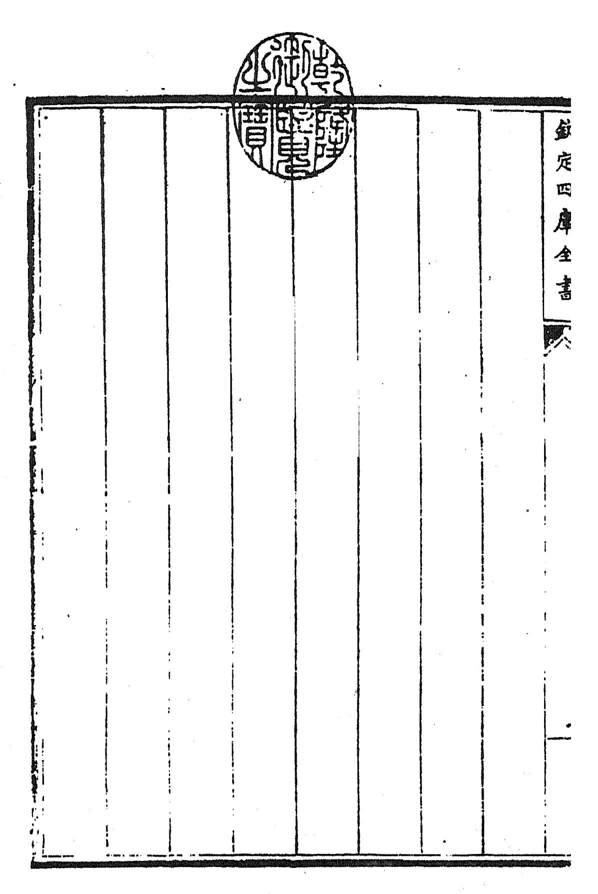
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周禮諸子之國封疆方二百里故濱於東海之陂濱近也陂崖也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陼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靦面目之皃也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謂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也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事將易冀是也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勉王以德欲隱遁也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

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以善金鑄其形狀而自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曰浹浹帀也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也環周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也誓告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國語卷二十一

謹案卷十九第十一頁後七行然滅號韓翃刋本
脫滅字據宋本增
第十四頁後五行三月克博至于嬴是也刋本三
訛五據宋本改
卷二十第一頁前七行言在衆子同姓之列者刋
本言訛年據宋本改
第二頁後三行三江吳江錢塘浦陽江也刋本吳
訛松據宋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穫